

剽竊



7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編協文省東山

戲劇第七期目錄

轉變（報導劇）……………吳欽尤白（1）

演員在台上的注意（表演方法）……………文（14）

怎樣讀台詞（技術研究）……………王杰（15）

虛字的讀法（表演方法）……………文（19）

榮歸故里（雜要）……………劉長勝（20）

學習模範和戲劇活動（通訊）……………言方（26）

王老五減租（秧歌舞劇）……………艾分（27）

從「轉變」說到劇本的故事……………編者（40）

——編劇問題研究——

編後

封面……………阿平

吳欽 尤白

轉

變

人物：

鄭成全：五十多，翻身以後的富裕中農，生產積極，性情直爽得有些固執，看不慣的時候就會使點性子。

鄭大娘：其妻，五十多歲了，人家說她自私性很大，好和人吵仗。

王山：將近三十歲，也是翻身以後的中農，當村團長，對工作好強迫命令；雖然他領導一個變工組，可是他不大愛生產。

王大娘：其妻，二十七八。

聶世海：變工組員，二十多歲。

吳子升：變工組員，三十多歲。

孫家峯：變工組員，二十多歲。有些跛。

第一場

在鄭成全家裏，左邊靠左牆擺一張床，床右前方有張小桌子，上邊有一盞豆油燈；右後是通到院子裏去的門；右牆那裏可以有些米圓子以及一些農具如草篩子、牛梭頭、鋤頭等。這時候已經是下半夜了，在將開幕以後，鄭成全忽然從床上驚醒了，爬坐起聽院子牛在踢踏什麼東西的聲音，因此他趕快打火吹着了，點上燈。

娘：（還睡着）半夜三更的，你起來點燈熬油幹什嗎？（說着就坐了起來）

鄭：幹什嗎？你不聽聽！（指門外，門外牛踢

醫的更兇了；走着說着去開門，血啦媽的牛出啦毛病啦！

娘：（聽見了，着急，下床，趕快拿燈到門口）什麼毛病哪！光亂陽燈！快點去看看。

鄭：你別去啦；在這裏掌着燈。我去。（下）

娘：（已經看清了）噫！真操心哪！變工組長喂的好牛，連牛籠嘴都滋抹呀！

鄭：（到門口，手裏拿一把整牛草）血啦媽！草也滋綳呀！

娘：（埋怨）叫你不要變這個工，你變！這下子行啦，把小牛可變成個瘦皮狗啦！

鄭：別囉索啦！快給我把草篩子拿來，喂喂牛吧。

娘：（拿草篩子給鄭，擱下油燈，囑咐着）變

工變工，說的怪好，把俺的牛變在組裏，輪着喂哩，臨到誰家，誰家可就不捨得給吃，這們變工還變個屁呀！

鄭：（進來）算了吧，不要死腦筋老不轉變哩！（嘆息一聲）唉，做一行莊戶活不知道愛惜牛，真是還算什麼莊戶人！

娘：依我看，不如趁早，趕××集把俺的牛賣了吧。

鄭：（遲疑）搭上組啦，還能賣嗎？

娘：搭上組，誰給俺一個大板啦？

鄭：（想想）對！把牛賣了，俺跟大伙兒一樣攤錢，叫組裏湊起股子來再去買牛。

娘：這法子，俺就少吃多少虧啦。那你不能三心二意，不捨得賣。

鄭：明天就去賣好啦。（拿筐領子）

娘：還明天哩，這不是（指門外）天明啦，快牽起牛去趕××集吧。（吹滅燈）

鄭：知道啦。反正拾筐囊晚不了。（下）

娘：（向門外）晚不了？唉，可不要就誤了吃飯哪！

（吳子升從外邊叫進來。）

吳：大娘怎麼一早就要吃飯哪？

娘：哦，吳子升，你起來這麼早。

吳：晚了還能趕什麼集做什麼買賣？

娘：你地溝扶好啦嗎？

吳：咱組裏不是說今天給俺扶嗎？我就是來跟

大娘借牛梭頭使使的。

娘：牛梭頭？沒有，沒有，俺沒有。

吳：（偏去找，指着）這不是嗎？

娘：（護着牛梭頭不給看）早就使毀啦。

吳：（偏要看）我看看。

娘：（奪過來）俺自己得使！

吳：反正俺是一個組，挨着來，我使完啦，還你。

娘：不行！

吳：一個變工組還不行？

娘：不行！就是不行！

吳：不行也得行！（就搶）

娘：（要喊了）你搶吧！你搶吧！俺家的東西

都不是俺的啦！你都搶去吧！（馬上把牛

梭子扔下地，就撲桌子喊了）

吳：哎哎，怎麼着，你還想認人！

鄭：（上，急忙問）什麼事兒大吵大鬧？

吳：俺不敢吵也不敢鬧！借個東西使使還犯着

給俺這個臉色啦！

鄭：（向娘）血啦媽，借個東西使使，你用着

這個籃樣子！往後你就不用人家的啦！

娘：變工把東西變成人家的，俺算這輩子瞎了

眼！（說着拍着雙手）

鄭：滾一邊去！有理講理，放那些個屁做什麼！

吳：（冷冷地向娘）誰叫你參加變工組的？哼！

！自己也不摸摸良心，共產黨沒來的時候

，窮的那死樣子，於今過發啦，就看不見

旁人啦，忘本真忘的好快啊！

鄭：哎喲，你也少說兩句；把牛梭頭拿去吧。

吳：不要啦！（匆匆地搖着膀子下）

娘：哼！那個樣子像個莊戶人！他做買賣掙錢

，俺跟他變工！

鄭：這是副業生產哪！你說個什麼勁兒！

娘：說的好，變工一定增加生產哩，增出個二

流子組長，增出個買賣人，今天還增出個

氣來！

鄭：血啦媽！你不說不得啦嗎！（去拿鋤）

娘：反正人的心眼總是彎彎着！你還不去賣牛

，還拿鋤頭幹什嗎？

鄭：這幾天，草都長得比青苗還高啦，今天，

（指門外）難得個好日頭，不去鋤，還等

什麼時候！（向門外走）

——中幕閉第一場完。

第二場

在中幕前，不用佈景。鄭成全從左上向
右走去。

鄭：（叫喚）王山，王山！

（王大嫂剛在燒火的樣子從右出。）

鄭：他大嫂，王山下湖去了嗎？

嫂：唉，鄭大叔，你得多批評批評他呀！日頭
晒着腿，他還呼呼地睡大覺！唉，鄭大叔
，你在這兒候一候，我進去叫他起來。（

進右邊叫）春兒他爸爸！快起床！……

鄭：（發急得罵了）血啦媽！有腿有胳膊的快
給我滾出來！你的地鋤完啦，就不管俺的
啦！你那不是自私自利！

（王山一邊束着腰，一邊從右走出。）

鄭：你這就是當組長的！血啦媽！旁人的事兒
你不管了！

王：（生氣，指著）老傢伙！你一清早曉裏不

乾不淨的，你罵誰！

鄭：罵那些頭頂長瘡腳底流膿，壞透氣的人！

王：有意見你可以提：你罵人！哼，不看你這
麼大年紀，非把你鬍子給你耗下來不可！

（孫世海孫家峯拿鋤從左上。）

鄭：（頂上去）你耗吧！血啦媽！

王：你再罵！

孫：罵人想挨揍嘍！

孫：個老傢伙！算了吧，你要不要鋤地？要，

咱就馬力走。

（鄭向左走，孫等跟着；王向右。）

孫：（回頭向王）村團長，你怎麼不去？

王：村團部還有工作，我去去就來。（下）

孫：孫世海，我看王山這個態度也不好，當了

幹部就光工作不生產啦！

：要不鄭成全對他意見也不會那麼多，（對

鄭）是不是？

鄭：（站住）我有什麼意見？哼，工作忙，可
不能整天忙！血啦媽！他忙什麼也趕不上

「啊，農會長忙吧，可你看看人家工作比他多十頂子，還生產生的好樣兒的，領導着四個變工組也變得好樣兒的。孫家峯，你倒說說看，要是玉山當了農會長可怎麼着？」

孫：那就得僱上兩個聽差的伺候他啦！

鄭：走吧，走吧，別背後裏嚼人家！

鄭：快快，我的地就在前邊啦！（指）

（鄭攜孫向左下。）

——第二場完。

第三場

中幕拉開。角落裏有一些樹，其餘即是田地。鄭成全已經在地裏開始鋤地了。攜孫二人脫了上身褂子，拿起鋤來。

鄭：哎，這草吃了地啦！（鋤）

孫：（鋤着）加油啊！

鄭：對啦，得起勁幹哪！要不，鋤不淨哪。

孫：快快快鋤！霸世海，今天俺兩個比個賽，

看誰鋤得快，你敢不敢？

鄭：不含糊你！

（兩個人就爭着快鋤了。一下子就鋤

闊地，跑到左前方去了。）

鄭：（在右後仔細地鋤，看他們氣的忍不住了）

血啦媽！你兩個瘋了嗎？那是鋤地呀？

光拿着莊稼踢蹬着玩兒！

鄭：（想頂嘴）怎麼？

孫：不管他！俺比賽俺的。他生他的氣好了。

鄭：（走來）你要賽跑，你不會騎馬走麼？（

但是人家不理他，他氣的扛起鋤）走走走

，不要你們鋤啦！

孫：你要走你走；我們非鋤完不可。

（鄭氣的大步向右後直下。）

孫：哎，你看，老傢伙真走啦。

鄭：他走他的反正咱是變的工，他賠不了俺的

分！

孫：老傢伙死不進步，回去鬥他。

鄭：快快快，早鋤完啦早開路！

孫：跑出汗來啦，先到樹底下涼快涼快吧。

（兩人哼着小調到樹底下去了。）

第四場

在中幕前，不用佈景。王山從右上往左過跑，擋住了一個人，那就是鄭成全，他手裏牽着一條繩子，牛是看不見的，只聽見牛在鄭身後幾步遠的地方叫了兩聲。

王：鄭成全，你牽着牛那兒去？

鄭：打開窗子說亮話，我賣牛去。

王：誰叫你賣的？

鄭：你不讓賣麼？

王：算你怪能，叫你猜着啦。

鄭：哼！你沒長兩個腦袋，你不讓賣，管天管地，你還管着拉屎放屁！

王：少說廢話！牛是全組的，你個人不當家！

鄭：全組的牛？你給誰一個大板啦？

王：你就是錢！自私性太大啦！

鄭：後娘的手指頭，那一個也不輕！你不自私自利，把你的糧食弄出來給大伙兒做大鍋

飯吃去！（說着牽牛向左前走）

王：（一邊擋着一邊向右後叫）吳子升，吳子升！馬力來，鄭成全要賣牛啦！

（吳子升挑着担子從右後跑上。）

鄭：血啦媽！集散啦？

吳：（攔下担子）今天集散的太早啦；你還去賣什麼牛？

王：剛好！（向鄭）牛是俺變王組的財氣，你就算俺的活爺爺，把牛牽回去，有什麼意見以後提，可不能賣掉它。

吳：對啦；大爺不肯牽回去，我給你牽。

鄭：（攔阻）算啦，算啦，我自己會牽。（向左後下）

吳：這老傢伙越過越落後了呵，怎麼想拆咱的伙，要賣牛！

王：今晚上咱全組都到他家去給他開個會，教育教育他，叫他轉變轉變腦筋。

吳：對啦。再不轉變可完蛋啦。

王：你怎麼樣？今天的買賣？

吳：好得很，一包煙捲兒頂少掙七成利，一斤

谷粒頂少掙好幾十。我說吧，搞副業生產好吧！什麼農業爲主！我看着我把我那二畝地賣掉，乾脆搞副業，保險賺大錢；你給我找主兒吧。

王：別開笑話。等我想看這事情對不對。（想齧齧着）你這個月做買賣的賬本子呢？

吳：賬本子？我不帶記賬，賬都在我心裏。

（潘世海匆匆左跑上）

潘：哎，組長，你還待在這兒，鄭成全家那死老媽媽又和孫家峯吵起來啦。

王：我去看看。（向左下）

孫：（向吳）怎麼樣？該分紅批錢啦吧？

吳：批錢給你？呸，你大家都要找錢給我。

孫：怎麼？俺跟你變工，給你種地的工白搭啦？

？你做買賣掙大錢就是你個人的啦？

吳：掙錢趕是好！可是蝕了本，你跟我變的工

，你不攤錢？

孫：我看你是貪污！

吳：在那裏貪污，你給我說清楚！

孫：（在貨箱裏拿出半塊饅餅）俺用牛力吃粗

饅餅，你饒着膀子吃鍋餅，你不貪污的，還是你娘胎裏帶出來的？

吳：你放屁！

孫：你放屁！今天不給我分錢就揍死你！

吳：他奶奶！你有種你就動手！

孫：（真動手）我還不敢揍你這小舅子啦！

吳：（讓過拳頭，拿扁担）咱今天就拚了吧！

（正在打鬧的當兒，王從左跑上。）

王：哎哎，都住手！今天是什麼日子！那邊吵嘴，這邊打仗的，咱這變工組還像個什麼

變工組！

（鄭成全，孫家峯，鄭大娘都上。）

吳：（把扁担擱下，坐在箱子上哼着）沒見過這麼個冒失鬼！說句玩話都不行！

孫：（退在一邊蹲着）他奶奶什麼玩話，掙錢

說是蝕本！

王：少說兩句！少說兩句！有意見晚上開會再

檢討不行哪！

娘：你要檢討，你檢你的討！

鄭：血啦媽！這個地方還用着你噉噉啦！

孫：你還是這個樣兒：三句話不來就血啦媽。
鄭：看着不好，不會開除麼？

王：還沒到時候！

吳：哼！我也到了時候了！我看不如兩口子
分家，各幹各的算完！（想挑担子）

鄭：正好，正好。（一轉臉就走下）

娘：我看就是不用變工嗎！（下）

孫：個死老媽媽，少了你一個兩個，怕咱還變
不了工，吃不了飯！

王：（向吳）吳子升，你走什麼？咱啦啦。

吳：還啦個鬼！剛才啦了一兩句玩話，大家
就——

弄：就你他奶奶該當的享福！變起工來叫你個
人賺相宜，殺死我，看我再跟你變工！（
氣忿忿地向左下）

吳：咱吃苦誰也看不見，就這樣變工變個吊
（也挑着担子氣忿忿地向右下）

王：（喊兩邊的人）哎哎哎，回來回來！（却
又見孫家峯走）孫家峯，你可不能再走了
，來來來！

孫：（向左走着說着下）我來幹什麼？

王：（向左看，苦惱地自語）這些傢伙是什麼
思想啊！

（王大嫂從右邊露出來。）

嫂：春兒他爸爸，你站在那兒發什麼楞？區裏
邊陳同志來啦，有問題要跟你討論哩！

王：唉，（向右）真成問題，陳同志偏偏不早
不晚，這時候來！變工變的完不成上級的
任務，又爭不了模範，真——

嫂：（拉他走）一個人自言自語，發瘋啦！快
走吧！

（嫂與王向右下。）

——第四場完。

第五場

中幕拉開。是王山的家。過道裏，後邊
正中一個門，通外院；右牆上有一個窗子
，牆邊有些凳子，春；當中一張飯桌；左
牆邊擱一輛紡車，及農具，左右前方都有

通路。這時候，早飯吃完了，王大嫂在收拾飯桌子。吳子升從外門進，手裏拿着本子。王大嫂正端起碗盆等向左前走去。

吳：吃啦早晨飯啦，嫂子，俺三哥呢？

嫂：（站住用頭指窗子）在西堂屋裏跟陳同志嘍呱哩。你還沒吃，就在俺家吃個粗煎餅吧？

吳：不用客氣啦。我偷聽聽他們嘍什麼呱。（到窗前去聽）

嫂：還是昨天晚上開會的事兒吧。（向左下）（聶世海和孫家峯肩着木锨等一路談着新一路從外邊上，攔下東西。）

吳：哎哎，不要作聲！（指窗裏）陳同志還在嚴裏和王山講話哩，我看，這一下子可能够把咱的變工組整理好啦。

聶：還用講什麼？照咱昨天晚上檢討出來的做不就完啦。

孫：對啦，你兩個也別再保存意見啦，昨天晚上檢討到雞叫三遍，心裏的話可都說個痛

快啦。

聶：光說不做，嘴把戲；咱都要拿出事實來轉變才行！

吳：你看你看，這本賬簿子，你儘管查吧，要有一點錯啦，我任憑你怎麼罰我！

（聶翻賬本子看。孫和吳又去窗下向裏看着聽看，漸漸地說起話來。）

孫：嘿，陳同志多好！你聽聽：他是區裏的，是上級，還檢討哩。

吳：也真是的，早先咱思想沒打通，還知不道什麼叫變工，更知不道怎麼變，就上邊一佈置，叫咱下邊自願找對象，可是非成起來不行，這實在也不民主嗎，怎麼不垮台！

孫：王山也就是不民主！哎哎，你看看！（指手劃腳）你看清了沒有？

吳：看那裏？看那裏？

孫：那裏，那裏，屋西頭。

聶：什麼事兒？（也去看）

孫：王山在打他自己的頭哩！你看他真良心發現啦，難過起來啦：實在說，他也是領導

的不好，不起模範作用，光起麻煩作用。

吳：（禁止地）唏，你聽王山自己說。——他

說啦，過去真錯啦，總以為老百姓那個落後勁兒，一講民主就什麼也難做啦！……

孫：（光點頭）說的真坦白，真坦白。

吳：（又走向飯桌拿眼看着說）坦白！坦白！

這個眼我看也得坦白坦白！

吳：（趕快走來）那一筆不清楚——

孫：（也過來）怎麼，開了花眼啦，吳子升！

吳：開花眼？我賭咒——

（王山從右前大步上。）

孫：我不是說你開花眼，我是說我才上過兩天

莊戶學，這個眼，我認不下來。

吳：（鬆一口氣）哦——（一回頭看見了王山

）和陳同志啦完了嗎？

孫：陳同志呢？

王：從西院子走啦，去跟鄭成全啦哦啦。剛才

陳同志把我批評的臉都沒處擱，可是我心

裏很痛快，他給我治了病：往常可總是叫

人家轉變腦筋，那裏知道，第一個應該轉

變的還是我自己！

衆：咱都得轉變轉變。

王：馬上鄭成全來，可不要再刺激他啦。

孫：對啦，我可不能再罵他是大肚子啦。

王：實在說鄭成全也和咱一樣：貧農出身，共產黨來啦，人家勞動特別好，才買了牛置

的地吧啦。

孫：這回他不能再要求賣牛啦。

吳：那還假啦，他自己又那裏真心願意賣。

王：咱就照昨天商議的辦法，把各人該的牛價

拿出錢來給他。你都帶來了沒有？

衆：帶來啦。（各人掏錢）

吳：（又拿出一包票子）副業生產掙的錢也拿

來了，大家算算看，按股子批錢吧。（向

外一望，歡迎地）好好好，鄭成全也來啦。

（鄭扛鐵頭上。大家讓坐給他錢。）

鄉：怎麼？這一回說幹就幹，說給牛價馬上就

給？你沒有用的，你先拿着自己使吧。

衆：你收下吧。等一會，副業生產掙的錢，也

分哩。

鄭：哦，分的好。（點票子）

吳：票子不假吧？

鄭：不假不假。（拿一張照來照坐的看）自己的兄弟爺們不能假。

王：那咱的牛還是集體喂啦？

衆：那當然啦。

王：我看還是找個地方搭個牛棚子好，把兩頭牛都攔在一起喂。

衆：（除鄭）我擁護！

鄭：可是要喂的好，勢必要找一個專人負責任才好，省得把牛折騰毀啦。

吳：這倒是個門，側出旁人的工夫來做副業生產更有辦法，咱就都搞副業生產——

王：你真挨罵！就只記得副業生產，昨天陳同志怎麼和咱說的，你又忘啦？

鄭：唉，反正你副業生產再好，人不能吃洋錢票子，還是農業爲主。

吳：這個我知道，我又忘啦，又說啦一句玩話。

衆：你一說玩話就犯錯誤！

吳：唉，（擊額）真該死！真該死！

鄭：改毛病可也不易啊，我說慣了「血啦媽，

血啦媽，」這多半天硬「別」住氣不說。還有點兒說不順口哩！嘿，人改毛病，血啦媽，真不簡單！

（這半天，孫家峯沒說話，光聽，聽到這裏，笑了。）

鄭：（向孫）你怎麼不說話，光喜？（溫和地）血啦媽的又是我說錯了嗎？

孫：（溫和地）你聽你又血啦媽啦！

衆：（笑）還是談正經的吧！

王：動手幹吧！

鄭：等一等。喂牛誰負責？

王：民主一下子吧。

衆：叫孫家峯，他腿不大聽使喚，不能够幹重活，辦事又熱心，叫他負責最合適。

衆：對！就叫他負責。

鄭：喂牛可辛苦啊，我有個意見，咱生產好啦，給拿一部份錢慰勞慰勞他。

孫：不用不用。

衆：好啊，有獎勵，小牛喂的更上膘。

吳：我還有個意見，咱明日買他五六口豬，叫孫家峯帶着喂，喂大了殺了賣，又攪糞，又賺錢。

王：好，這也是副業生產；那就叫吳子升負責趕集買豬，大家看行不行？

衆：行行行。

孫：我看還就拿咱副業生產賺的錢去買的好。

衆：對啦，今天就不分錢啦。

〔吳拿起錢。衆人起立。〕

衆：就這樣辦，就這樣辦。

鄭：到底是團結有心眼。

〔鄭大娘捧着地瓜秧及一把鐵頭，從外上。〕

娘：不是說今天給俺秧地嗎？

衆：就去就去。

王：好好好，咱這就走，我去找水罐子。

〔各人拿起帶來的東西。王進去挑上兩個水罐子。王大嫂拿一把剪子上。〕

嫂：〔向娘〕我去給大娘也做個工。

娘：好極啦，〔向吳〕你沒有傢私使，我借給

你。〔給鐵頭〕

吳：這可好啦。

嫂：好啊，兩好合一好，大家都好啊。

衆：對啦，咱快去秧地瓜吧。〔說着紛紛下〕

——中幕閉，第五場完。

第六場

在中幕前，沒佈景。天快晚，勞動一天

，孫吳從右走着唱着愉快的回來。鄭大娘提一壺開水，王大嫂拿些黑碗，從左上。

娘：哎，大家勞動了一天，快坐下歇息喝口茶吧。

嫂：〔舀一碗碗茶送各人〕口乾了吧？

衆：哎，咱自己來，鄭大娘，王大嫂，都不要客氣。

吳：鄭大娘和王大嫂今天剪秧子，可也出了不少力，也够累的了。

嫂：那裏就累着。

鎮：還是你挾地溝的工夫大，活重。

吳：俺稀鬆，倒是鄭成全大爺和王山累啦。

聶：想不到王山今天担水那樣賣力氣。

孫：怎麼他們還不同來的？

（王挑水，鄭背一筐糞，均從右上。）

王：來啦，來啦，我又挑一担水回家。

吳：俺大嫂可喜啦。

嫂：這都是你大家和陳同志和他開的會好，也

批評得勤利啦。

鄭：往常我就看不慣青年做活毛草，今天可好

樣兒的，又仔細又利落，又唱唱笑笑的好

熱鬧，這樣變工可真才好啦。

王：就要這樣認真幹，又團結，又下力氣，計

工算賬才好辦。

娘：可是啊，陳同志教咱的新辦法，是怎麼算

工打分的來？

衆：（雜亂地）評論，大家民主討論麼！……

今天就照新辦法試試。……一個整勞動力一

天還是算十分是不是？……

王：是啊，一天還分十分，今天這十五畝半地

一總應該用多少分？

鄭：（算算）用五個工多一些。咱按着誰做的

活多少，酌量着來分分吧。

聶：我看鄭成全幹的最好，算個整工，十分。

吳：王山差一些。

孫：人家挑水也出了力了。

王：可是我實在出的活少。

聶：算八分吧？

鄭：行。聶世海和孫家峯兩個差不多，都給十

分行不行？

王：怎麼不行？我看吳子升睡了一點覺，拿鋤

頭也不大用力似的——

吳：挑挑子做買賣慣了，拿鋤頭就是有點別扭

，我還要跟大家學習——給我少畫分吧。

鄭：至少也得八分；他不大會打莊戶，可也用

上心了是不是？

衆：就是。鄭大娘和王大嫂都得一人給三分。

娘：噯，俺不要，俺不要。

衆：不要就不公平啦。

鄭：對啦，這不是陳同志的新辦法好麼？親兄

弟，明算賬，又民主，又團結……

王：（在小本上記下大家的分數，一算，還有幾分）還剩下三分來，大家看着該獎勵誰

衆：鄭成全幹的活多，孫家峯喂的牛好，獎勵

他兩個……鄭成全獎兩分，孫家峯獎一分

：行哪，玉山就這樣記在賬上吧……

王：以後咱每天幹活都記這個存工賬，回來各

人的分再轉到各人的賬上去，有頭有尾，

有窩算毛，好算賬。大家看行吧？

衆：那再好沒有。沒有事了咱各人家走吧？

鄭：回去快吃晚飯，去搭牛欄好不好？

衆：對對，回去搭牛欄。（紛紛走）

孫：（拐着一條腿，向衆叫）等等我，等等我

，牽咱那小黃牛！……

——幕閉全劇完

演員在台上的注意

（表演方法）

演員到了台上，就要成為劇中人，注意演自己的角色，還要注意其他演員。注意是表演方法的一個基本的東西。要做到注意，第一步工作是聽，聽每個演員的話；聽的方法要真誠，那麼自己面部自然而然就會反映出感情來了；聽後台效果也是同樣。第二步工作是看，看每個演員的動作；看的方法也要真誠，和做真事一樣，而不是和普通觀眾一樣的看着。

不注意，像沒有事的人一樣，戲就演不緊湊了，不集中了。有時候更能破壞劇情，如：（一）在沒有對話時東張西望，向台下看，看台下有無熟人；（二）不根據劇本要求亂動作，沒對話時在台上隨便擺盪；（三）沒對話時發呆，心不在焉，或想劇外的事；（四）注意其他演員時，只注意某一個演員（應照顧全場，應按劇情，要注意誰就注意誰）；（五）沒對話時，休息起來。這一切，都是破壞注意的動作，在台上都是不可以有的。

技術
研究

怎樣讀台詞

王杰

話劇台詞，就是一句一句對話，該應怎樣讀才好呢？這裏分六個問題來研究：

一、尊重劇本

演員讀台詞，首先要根據劇本上寫的。隨便加，隨便減，把台詞的原意講錯了，都是不應該的。不過我們現在的劇本往往不够大衆化，地方化，如有些句子文辭艱不合工農口味，一套「因爲、所以……」洋腔洋調，又如有些句子有些字眼（單說咱山東地稱呼父母吧，就各地各有不同，有叫「爹」的有叫「大大」的，有叫娘有叫媽的）不合山東情形或某個地區情形，那是可以根據劇本原來的意思改一改的，可是是改詞改字，而不是改意思。

總之，加點不好，減點不好，講錯了更不好，爲什麼？爲的意思不對了，就會出毛病。我見過一個農村劇團演「老媽子頂嘴」，裏邊有傻子一段原詞是：「娘呀，肉，我吃了；驢，我也背好了，你老人家上驢吧。」那演員却讀成：「娘呀，驢，我吃了；肉，我也背上了，你老人家上驢吧。」這是多麼笑話的事啊！又像該叫大爺的叫了大娘，該說好的說了孬的等等，都是錯誤了。有時候錯誤得會破壞了政治意義，那就更要不得。